

# 宇宙桌球

李镜合 李镜合 2017-06-30 02:20

(图片摄于西藏)

陈博士肯定是疯了，不是么？杨卫兵心里说。他自从退伍被分到喜马拉雅山半山腰这个铁盒子一样的宇宙观测站做卫兵之后，就一直和这个疯子一样的博士在一起。两个人，海拔五千七，没见过其他生物了，鸟呢？哦偶尔看见过几只尝试想要穿过山脊的雁子吧，都失败了，雁子都跟超过射程的炮弹一样掉下去了，没有回音，或者有，但是睡觉之后才传上来，所以不知道。种过一颗土豆，似乎是活了，但是土豆死活不肯从土里冒出来，杨卫兵用扛过火箭筒胀满肌肉的手臂去拉那个土豆，但是没用，土豆不愿意长出来，谁愿意呢？这个海拔最高的地狱。

哦哦，那个藏族姑娘，让这里变成了天堂。每隔一年藏历新年后第126天之后会来一次，送来自治区政府的新年慰问信。那个叫拉则的藏族姑娘，大辫子高原红，身上是奶茶的味道，杨卫兵觉得自己的肌肉可以完全融化进去的奶茶。陈博士说她的名字是像仙女一样漂亮的意思。仙女什么样子都还不知道呢，为什么有人会起这样的名字呢？杨卫兵不明白，但他会为了准备一年一次的相遇，从拉则离开的第二天开始，提前进入一种空荡荡等待被填满的状态，像雪山上的一个洞窟，不断听见路过洞口的风的嚎叫。

陈博士从那个硕大的天文望远镜出来之后，又喊杨卫兵打桌球。杨卫兵说我正在值班呢。陈博士啊值个球班啊，我不是好好的么，望远镜不也好好的么？来来打球嘛，这球地方，不打球不望天，能干啥子？来来，打一把，打一把然后吃饭。

杨卫兵不理他，等值班时间结束了再和陈博士打球，当然又是输了，每次都输的，陈博士打桌球很厉害的，从来不准备不计划不测量的，零秒出手，杆起球进。杨卫兵入伍之前是国防兵，在一个重点大学数学系念过书的，几何学得溜，现在都能徒手做圆，当兵时候打桌球目测心算速度一流，很少失误，拿过大军区桌球比赛冠军的，但是在陈博士面前这些都没用，陈博士打球似乎没有物理、秩序、规律、路径、测算、力量，速度，角度，轨迹，离心力，重力，引力等概念的束缚。

又一年了，拉则又来了，放下信之后，杨卫兵给她泡茶喝，杨卫兵多想留下她啊，砍下来一大块茶叶，把茶煮得黑浓黑浓，用手抓酥油的时候，杨卫兵的把另一只手也进去了，双手交叠在一起，浸放好久，哦拉则啊。

陈博士喊拉则一起打桌球，拉则说不会，陈博士说让杨卫兵教你。杨卫兵撑开双臂，站在拉则身后，小心偎依在她身上，教她如何持杆发力。这样，你试一下。杨卫兵松开身子，像离开了吸铁石的铁末，丧失了磁力，顿时一种失重感。拉则开球，歪了，白球只动了一两米而已，害羞地笑了起来，陈博士哈哈哈哈哈笑，说再来再来，杨卫兵你再示范。

最后一局是杨卫兵和拉则对阵，杨卫兵也忘了任何测算，逻辑和轨迹啦。他每一次弓身的动作都是不由自主，从一个自下而上的角度抬眼望见拉则，是啊，像仙女一样漂亮的拉则。拉则又离开了，观测站又像是一个洞窟一样了。

杨卫兵知道陈博士是带着科研任务进驻到这个边陲荒远的高山观测站，似乎高层的意思是想要找到宇宙运行的规律什么的。杨卫兵心想哦好大的任务啊宇宙规律，宇宙有什么规律呢，找到了又能怎么办呢，一颗一颗在转动星球们，还有，我们人类自己呢？。

最后一个藏历新年到来的时候陈博士疯了，饭前喊杨卫兵打桌球，嘴里说去他妈的运行规律啊，太阳系有么银河系呢，宇宙有么。他嘴里喊着手中拿着球杆一颗接一颗的打进球袋里。啪啪啪的击球声，陈博士喊啊啊啊，你看这个球，他指着白球说，太阳，啪的打出去，太阳奔跑击中蓝色2号球，球进。陈博士喊，“水星，完了。”又中红色3号

球，“火星，没了。” 然后是黄色的1号球，“木星，完蛋。” 接下来依次各种颜色和号码的其他球，陈博士喊，金星，天王星，地球，都完啦。整个太阳系被码放又被打散，毫无预兆又毫无结果。

陈博士收杆，坐在台球桌子上，一身汗。

126天之后，拉则来了，同时一起来的还有雪崩，雪崩的奔跑速度和声音像是疾行猎食的雪豹发出吼声，陈博士趴在望远镜上说不走。杨卫兵死命往外拉他，拉不动，陈博士的手都抠出血了就是不撒手，他说，任务没完成，不回去，没法回去啊，狗屁逻辑和规律。他对杨卫兵说，你走吧你和拉则走吧。

雪崩吞噬这个铁盒子一样的观测站像是淹没一根树枝一样，没有任何哪怕轻微的波澜发生。杨卫兵站在山下空地看着雪崩倾泻，像是海啸卷来的浪花。他抱着拉则，感到恐惧，一种未知的，不能观测和确定的恐惧。

但他又觉得温暖，被怀里的拉则，这同样发生在一种不能预知和解释的东西之上。

（拉萨有过温柔的夜，你骑车经过布达拉宫，听见喇嘛还有水的声音）

